

(1) 前言

前後拜讀過高醫同學們,例如林媽利的生命故事 風中的波斯菊, 吳運東的醫界行腳, 施哲三成功的人生變奏曲和最近鄭瑞雄的鮭魚返鄉一書, 既敬佩又羨慕, 但我既無豐功偉業或一官半職,肯定無人會代我寫書或傳記, 又缺豐富文采或生花妙筆, 自己寫不出像樣文章, 看來這一生休想出什麼書了, 日前瑞雄兄為編輯高醫大醫五畢業五十週年紀念冊, 來信邀稿, 思來想去,不知如何下筆, 平時拿筆除了開支票外, 很少寫文章, 唸初一, 高一, 大一時曾各寫過一年日記, 此後就無寫日記的習慣, 平時不燒香, 臨時抱佛腳, 總有力不從心之感, 尤其近年自感有輕微失智症, 中文字常常寫不出來, 英文字更會忘記拼字母, 想要寫一篇文章真是難如登天, 不行不行, 身為醫師, 應該想辦法醫療自己,醫者自醫, (Physician ,heal thyself), 忽然飄來一絲念頭, 何不盡量回憶過去一些事物, 一一寫下, 動用頭腦, 一來或許可減輕失智症, 二來寫這些自傳式文章, 將來可讓子女兒孫家族後輩認識我這個來美國的開山祖, 在此同時每寫完一篇就以意媒爾 (Email) 傳給朋友們過目, 懇求賜教, 豈不了卻寫書的小小心願。掛羊頭賣狗肉 希望親友同學們見諒。

(2) 陳皮洪骨話家世

話說我們陳家祖先陳環生於河南潁川, 唐朝為官後遷至福建泉州府, 傳至陳一郎 公卜居武榮詩山霞宅。經二十一代傳至曾祖父陳喜, 家道不振, 僻居南安縣溪尾鄉古梅厝。曾祖父於十九世紀中葉渡過臺灣海峽黑水溝,落腳台南, 從事茶葉漢藥批發, 又懂漢醫術 順便代人看病捉藥, 不久和當地人(會不會是平埔族) 結婚成家, 但他在唐山還有一個童養媳, 這位童養媳不知是生活困苦或不甘寂寞, 富有冒險精神, 她竟然向洪姓遠親領養一小男孩渡海來投靠曾祖父, 這個小男孩就是我的祖父(陳都), 啊喲! 我竟然沒有陳家血統, 叫我陳皮洪骨吧!

祖父跟養父學了中醫術, 畢竟不是親父子,可能會發生磨擦, 樹大分枝, 自己決定出來打天下, 隻身向南部流浪, 替人看病賣藥, 那時祖父講話還帶有唐山腔, 就像村上常有唐山過台灣, 來臺灣賣藥丸郎中, 有一天來到屏東縣水底寮村莊, 路過一大戶人家大廳前, 看見廳□躺著一個死人, 有人跪在旁邊哭泣, 祖父駐足觀察, 發現死者未死, 就告知他家人並幫急救, 我想祖父還不會施行心肺甦生術CPR(Cardiac Pulmonary Resustation), 但總而言之 把人醫活了, 一時聲名大噪, 就被村民留下, 因此祖父就在水底寮落腳成家立業, 開泉盛堂漢藥店替人看病賣藥, 疑難雜症樣樣來, 只差開刀接生。祖父有克妻命, 娶了兩次老婆都死亡, 第三次娶一位姓陸的女人(她就是我的親祖母, 大概又是平埔族) 生下四男一女就撒手歸天了。最後娶了一位差二十歲東港姑娘做繼室, 繼祖母生了六男二女後, 一九四六年農曆七月廿七日清晨母親生下二妹, 祖父於當晚九時病逝, 享年六十有三, 恰巧那天是從未見過面的祖母忌日, 母親說是先祖母抱著妹妹來投胎, 然後牽著祖父回陰間見閻王。

家父金水是長子,高等科畢業就繼承家業, 祖父在家父娶媳前, 因為事業蒸蒸日上, 並擁有十甲田地租給農民, 隨於一九卅一年蓋了水底寮第一家二層樓巴洛克式的洋房, 洋房分兩坎, 一大一小, 大坎做藥店用, 小坎可供住家進出, (後期供三叔金鳳開雜貨店做生意, 繼又供二叔金生開業內兒科診所), 屋□木板隔間都有油畫例如二十四孝子圖或西洋風景圖, 泉盛堂漢藥店前堂(亭仔腳)大門兩邊有對聯。(泉求桔井製良藥, 盛取杏林作寶丹)。藥店內大壁上有一幅龍虎求醫圖, 左右聯是。山中猛虎求醫口, 海底老龍望點睛。從屋頂可近看大武山,遠眺臺灣海峽, 洋房坐東向西真是賺錢無人知, 用鄉下貧農標準, 請勿說我是富三代吧!

母親生了四男四女 我排行老二取名欽明（後來在家□看到一本中日歷史對照書，發現中國五代六朝宋齊梁陳由陳霸先建立陳朝公元五五七至五八九年，這個時期是日本第十九代天皇叫欽明天皇公元五三九至五七一年）。不知父親是看了一本書來命名的，或是純粹巧合。

母親跟繼祖母年齡差不多，家□兩個女人每年輪流生孩子，母親懷胎時可能貧血或營養不良時常暈倒，逾預產期生下我，新生兒的我兩腿像烏仔腳，皮皺肌瘦，據產婆說我竟向她微笑。不到兩年三弟出生，當時我還不會走路，母親把我送去東港娘家代照顧，不知經過幾個月，等到會走路後才送回，我依稀還記得父母親站在木板總舖邊看我在總舖上走來走去，他們臉上掛著滿意笑容。

鄉下環境或個人衛生不好，小時候睡醒後常睜不開眼睛，因眼皮被目屎膏粘著，母親要背我去廚房用溫水清洗眼睛，現在還記得在母親背上黑暗中轉彎抹角走去廚房的情境。此外還常臭頭爛耳，母親替我理光頭髮時，剃刀碰到頭瘡就血流如注，這些毛病用漢藥似乎效果緩慢，等到硫磺藥或盤尼西林抗生素出現後才消失。

雖然照相館離我家只有一箭之距，但我沒有多少兒時照片，只記得有一張我兩歲多時的相片，幾個月大的三弟俯臥在椅子上，我和哥哥站兩旁，我還穿著開檔褲，不好意思，傳家之寶暴露無遺。

唸小學時本性就不太熱中運動，不善於打球賽跑，既跑不快也跳不高不遠，勉強還不差的就是躲避球 因為只要看球飛來快速將身體閃開就能逃避一劫 不需技術或體能，常是全隊剩下的最後一兩人。最喜歡的活動是遠足。每次聽到老師通知明天要遠足，當晚就興奮得睡不著覺，我們村莊依山傍海 說不上山明水秀地靈人傑，大多居民務農或從商，一所小學每年級有兩班 每班三十幾學生，一間大廟，也有基督教堂，二次大戰時曾在基督教堂裏上過幼稚園班，可惜沒幾天就因空襲而停辦，美國軍機來空襲時，最初我還爬上樹頂觀空戰，看到飛機被擊落就鼓掌，可惜被擊落的都是日本的零式機，有時美機掃射水牛，所以市場不時有牛肉可賣，但農民用水牛耕田都不吃牛肉，只有少數人買牛肉，我曾試吃水牛肉，肉絲硬又有不同腥味，還是比較喜歡豬肉。我家的防空壕有二，小的設在屋後院，大的設在隔著小溪對岸的竹林下，有一天美機來襲，我在大防空洞內迷迷午睡時，被震動力和爆炸聲驚醒，美機投下兩顆炸彈，一顆離我家防空壕一丈遠另一顆三丈外，幸虧沒人受傷，因為投的燒夷彈，炸出無數燃燒劑泡沫，潑灑到附近木造建築物就起火燃燒，我家是巴洛克洋房有磚頭水泥瓦，不受火神光顧，但左鄰右舍的木造平房燒光三四家。村莊向東走半小時多就到大武山脈下的村莊叫內寮，向西走不到半小時就漁村叫番仔崙，那裡就能摸到帶有鹹味的海水。終戰後常結伴去海邊看漁船捉魚，有牽網罟時就乘機加入拉繩，等到魚網袋上岸後，參加的人都可分配到一些小魚帶回家，農忙收割稻米或黑豆時也會跟鄰居朋友去田裏拾穗，夏天最喜歡在小溪或水溝田溝□捉泥鰍或土魷或摸田螺蛤子或釣青蛙，鄉下學童都赤足上學校唯有遠足時得以穿橡膠鞋，但因不常穿 腳趾常被鞋磨破，逼不得已反而要脫鞋掛在肩上。

國民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後，父親保有三甲田園，因和一農家共耕，收穫平分，春耕或秋收時要顧請農工代勞，母親須煮點心給他們農工吃，我們兄弟扛著點心去田裏，和他們一起野餐，遇到收成蕃薯時正是焗土窯的好時機。

小學時期在家□除了做學校作業外很懶讀書，每天早上幫忙打掃才上學，下課後在家後庭古井用鉛桶取水灌滿廚房裏的大水缸後，才能出去找玩伴，或用背巾背著小我八歲的妹妹上街，在路邊看人打拳賣膏藥變魔術。晚上則在藥店幫忙剪藥研藥補充藥櫃內藥材，耳濡目染，我認識大部分中藥，甚至有客戶來買藥，我也會根據藥單捉藥，因此家父希望我要是考不上醫學院，能衣鉢相傳，在家繼承祖業。小學畢業典禮時我並非名列前茅，沒拿到縣長鄉長或校長賞，成績可能排在前十，七個同學報考省立屏東中學，我幸運是被錄取的兩人之一，進入初一時，以成績高低排

班，甲班最優，我在丁班只勝過戊班，升初二時只剩四班，有一班的學生被留級。



屏東中學高中畢業照

,

一九五七年中秋節高中畢業剛考上高醫時攝影於後院全家福，後排三兄弟中立者為筆者。

